



第一个火花

袁 鹰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第一个火花

（长篇小说）

李劫人著

第一个火花

袁 鹰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一九五六年·北京

第 一 个 火 花

袁 鷹 著

*

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号

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 華 書 店 总 經 售

*

787×1092 1/32 3 1/8 印張 56,000 字

1956年3月北京第1版 195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1—50,000 定价(6)0.26元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人物故事集，共收集了八篇文章。這裏有：培养祖國花朵的少先隊輔導員，有从水裏搶救兩個小孩的“活的羅盛教”。有積極鑽研、刻苦自學，从初中生成為技術員，从一个十四歲的小兵成為科學工作者的故事，也有在自己平凡崗位上，憑着對祖國的忠誠和辛勤的勞動，為祖國節約財富和作出貢獻的設計員和航標員。

目 次

潘燕生的故事·····	1
中隊集体的培养者·····	15
總輔導員·····	30
夜晚川江上不閉的眼睛·····	44
讓它飛得更快更高更远·····	54
“活的罗盛教”·····	65
第一个火花·····	72
一个十四歲的小兵怎样成了科学工作者·····	81

潘燕生的故事

年青的朋友，
請你告訴我：
在我們充滿陽光的生活里，
你曾經幻想過什麼？

——李季：“生活之歌”

“明天就是工人了”

一九五〇年冬天，十二月二十五日，老北風刮得挺緊，我上廠裏來報到。下公共汽車不多久，就瞧見廠裏的大煙囪。一瞧見那大煙囪，我的心就突突地跳了。今天上工廠，明天就是工人了。工人，勞動者，嘿，可不簡單啦！

那年冬天，正是抗美援朝運動剛開始，我們學校裏——就是北京五中——正在熱火朝天地報名參加軍事幹部學校，我們班上一走就走了二十多個同學。我呢，沒有能夠去軍事幹部學校，可我在作文裏寫什麼來着：“我立志做一個富有創造性的工人！”

這麼寫的時候，說實話，我還不太清楚工人階級到底是個啥樣兒。反正覺得工人階級偉大，工人為國家創造很多財富，

挺光荣。

我原想到一个什么鋼鐵廠去的。可巧那時候石景山發電廠正在招收徒工，我就到發電廠來了。

走進發電廠的大門，迎面就瞧見光荣榜，上面一排照片。我也來不及去看每一个人的模範事蹟，心裏又高兴又緊張，我只是想：

“如今，要跟这些勞動模範們一起幹活啦！”

人事科的同志來找我談話，他們問我：

“發電廠有机、电、爐、運輸，……你打算幹哪一行？”

“什麼？”我吃了一驚：“發電廠可不就是發電唄，有那麼複雜！”

我想了一下，幹哪行都一样，就說：

“沒有意見，服从組織分配！”

我被分派到汽機廠檢修班。

一去，老師傅們都拍手歡迎，說这回可好，來了个中學生了。我一听，心裏直樂，就說：

“我一定好好向大家學習，努力赶上國家需要。”

幹了幾天，我心裏嘀咕起來。这徒工幹的活，怎麼跟我原來想的不大一样啊？老師傅給一把銼，一塊鐵，叫学銼銼。銼五方也罷，六方也罷，有啥用呢？再一看工作項目，不是做欄杆，修梯子，就是修水泵，我心裏簡直像澆了涼水。好，鬧了半天，乾脆變成小鉄鋪的学徒啦，这也叫工人嗎？这又能为祖國創造个什麼呢？

一事不如意，事事不如意。比方說：在学校叫老師，叫同

學，多親熱。這兒啊？叫老師傅。多那個！

可是，剛進廠，就能鬧情緒嗎？說來說去，我到底還是個青年團員呀！再說，幹零活也有個好處，能有機會上各處走走。廠裏的四方八面我慢慢都摸熟了。有一回，老師傅讓我到配電室去借工具，人家正在合車，滿車間亮堂堂的。一位老師傅，這時看來神情特別威武，站在機器面前，手一掀，表就動起來，紅燈變綠燈，發電機就開始送電了。

我從來也沒見過這種光景。我睜大眼睛，盯住那機器，一霎也不霎。

人家問：“你幹嗎來了？”

我說：“借工具來了。”

人家給我工具，我還是捨不得走。出來時我心裏想，趕明兒向領導上要求學配電吧，嗨，只要手一掀，電就從高壓綫送走；只要手一掀，全北京的电燈就亮了。多帶勁！

我原先是不敢碰機器的，恐怕電着。可是有一回刷樓梯，一走進機器房，什麼都新鮮。大機器亮閃閃的，司機站在機器旁，真棒。我心裏又尋思：當司機也好。要是碰見人家問：“在哪兒工作？”我就可以回答：“沒什麼，發電廠當司機。”

幹嗎讓我淨幹零活呢？那怕當電工也好。一身穿戴就够神氣，爬上電綫桿子，一望多遠，比刷樓梯總強得多。再說鑼工，一動車床，一個螺絲就蹶地跳出來，一天能為國家創造多少螺絲！……反正，幹什麼都行，都比徒工好。徒工能學到什麼技術呢？

想是這麼想，可是就不敢提。團小組會上，常常批評有些

團員不安心工作，勞動紀律不好。我一想：我的那個事兒就更甭提了。

團的組織可經常關心我，常常問：

“小潘！學得怎麼樣？”

“不錯。”

“錢够不够花？”

“够。”

那時候我們每月拿一百三十斤小米，一個人吃飯零用剛剛湊合，可是我心裏想：要是讓我學配電、學司機，就是倒貼錢，繳學費，我也幹！

心裏有事，活兒哪會幹得好？手裏銼銼，眼睛却保住鑄床那邊溜，看人家幹得可歡。等到再回頭一看，得，銼的已經不是六方，是五方半——成了廢品了。

腦子擦乾淨就靈

天長日久，我就慢慢看到，有些事情並不像我想的那麼簡單。

就說那位李長興老師傅，我可是打心眼兒裏服他。六月天，修噴水器，下半截全泡在水裏。脊背晒爆了皮，可是人家沒叫一聲苦。還鼓勵大家：“早點修好噴水器，降低煤耗，給國家節省財力！”我想，这回該上光榮榜了吧。可是修完了，人家像沒事人兒，在小組會上還檢討呢，說自己事務主義，沒把勞動力組織好。為什麼這麼吃苦還檢討？——這是一個大“？”。

再說，我是分派在劉德珍小組裏，劉德珍是全國勞動模

範。可是他也跟我們一起打鉄，掄大鎚可掄得个欢，為什麼当上全國勞動模範不去幹點別的，还掄大鎚？——这又是一个大“？”。

每回，我回到家裏，向姊姊訴苦，姊姊總是說：“不管什麼簡單的活，都有深刻的道理。譬如說：蘋果打樹上掉下地，簡單吧？可是科學家就从這裏發現萬有引力。你現在不打下基礎，將來怎麼往下學？”姊姊是當老師的，她說的話自然有道理。“蘋果落地”這個故事，我也知道；可是，蘋果是蘋果，我這玩藝就是學不到東西嘛。姊姊的話究竟對不對呢？——這又是一個大“？”。

一空下來，這些大“？”就在我腦子裏晃過來晃過去。整天在廠裏，呼吸的尽是廠裏的空氣，多琢磨琢磨，加上黨、團的教育，腦子就慢慢開了竅。李長興師傅那麼奮不顧身地搶救噴水器，他為的是什麼？劉德珍當了勞動模範，該掄大鎚還是掄大鎚，他為的又是什麼？這樣的人在廠裏可多的是。這些人呀，一不為名，二不為利，就是為了生產，為了整體的利益！

有一回，學習“共產主義和共產黨”時，小組裏討論勞動分工，你一言我一語，有人說發電間重要，有人說運輸重要，有人說檢修工人也少不了，還有人說：

“徒工也不能少呀，不說別的，檢修工人下班，誰給他們弄水喝？”

我也跟大家討論得挺熱烈，可是我總覺得大家句句都說的是我。是呀，以前我怎麼會有那個怪念頭的呢？怎麼會瞧不起零活的呢？我這人呀，連工廠裏分工合作都不懂，不安心

工作，还算得上工人階級嗎？

誰能當英雄？只要全心全意地做好工作，對國家就會有貢獻，誰都能成為英雄，蘇聯不是有養豬英雄、檔案專家嗎？

以前在學校寫作文的時候，我只知道工人階級偉大，當工人光榮，可是，要是有人問：工人階級究竟偉大光榮在哪裏？我是回答不出的。現在我能回答了：為了大家，為了整體的利益而忘我勞動，這就是工人階級的優秀品質。工人階級的偉大光榮就在這裏。

真是：機器擦乾淨就亮，腦子擦乾淨就靈。

往時我看“鉗工須知”，什麼也看不進；老師傅說銼銼也有奧妙，我總當做他是安我的心；如今再看看“技工手冊”、“鉗工須知”，可有點意思了。打鉄裏頭有力學，畫方方就是幾何，門門都有學問，比方說：滑輪原理，看看很簡單，可是你去仔細觀察一下機器上的滑車看，比書上說的有意思得多呢！這些大的機器，也不知道嘔了多少人的心血，才創造出來呀？

跟老師傅學習的日子

一九五二年初，我跟張學義老師傅訂了師徒合同。

劉德珍師傅跟我說過：“要提高自己的，首先得學習老師傅的高貴的勞動品質。”我一直記住他的話。

老師傅有一肚子的技術。但老師傅可不能像學校裏老師那樣，有條有理地把經驗和技術系統地教給你，做例題，講原理，一堂一堂地上課。他們文化不高，說不出道理，這是一；他們的主要任務是生產，不是教書，這是二。因此，這就看你自

己用心不用心了。

我決心給老師傅當個好助手。一個徒工，大事幹不了，小事再不願幹，那還能算個什麼呢？不是變成寄生蟲了嗎？

我就給自己定個規矩：老師傅沒上車前，我就替他把車床擦乾淨，替他把工具準備好。你要知道，那怕幫助他們節省幾分鐘，也就是提高了工作效率，沒準兒還能抽些時間教教我哩。有的徒工老愛亂摸亂動，一不小心，出了人身事故，耽誤老師傅的生產，自己又沒有學到什麼，多不值得。

老師傅幹活的時候，我就緊跟住他，看他操作。替他拿些什麼零碎玩意，要不然就是抬東西，領材料，空下來，就自己琢磨。下了班，就給老師傅把工具收拾利落，把地掃乾淨。

那回，汽輪發電機大修，為了節省每一分鐘時間，機器一停，張學義師傅就鑽到下面去拆零件，進行檢修。那會兒裏邊的溫度還是在攝氏一百度哩，可是張師傅沒嚷一聲熱，汗像水往下淌，也顧不得擦。我在边上遞遞工具，幫他擦擦汗，替他倒點不涼不熱的開水。張師傅喝完水，摸摸我的頭，說：

“小潘這樣的徒弟，真比自己家裏的孩子還叫人疼。”

我望着張師傅，奇怪，他這會好像又高又大，跟平常的張師傅不一樣了。要不是趕着要檢修，我真恨不得一把抱住他呢。好張師傅呀，跟您一比，我又算得上個什麼呢？但願能永遠跟您當個徒弟，學到您的一些好的品質，好的技術，那行許才能當得上您的一聲誇讚哩。

一個人在遇到困難的時候，總是希望有人來幫助他，這種

幫助，也才是真正的幫助。我常尋思：老師傅的困難是什麼呢？我還能為他們做些什麼呢？

老師傅們最苦惱的，就是文化低。搞個保證計劃什麼的，總要弄到夜十二點。我就想：我呀，別的沒有什麼，總算比他們多識幾個字，有過進學校的幸運，我為什麼不在这方面給老師傅們幫上一臂之力呢？有一回，訂保證計劃，我就到師傅家裏去，幫他寫好。師傅說：

“你瞧，筆到你手裏就像特別好使似的。你以後多幫着我學學文化吧。”

師傅一高興，話就講得多。講呀講的，話頭就轉到生產上。他講的有好些東西是平時幹活時候沒弄清楚。師傅的話就像金沙江的水，一點一滴都會帶着金沙子的。

下回去，我就聰明一點，帶個本子，把他說的全給記下。回來，再和“技工手冊”一對，嘿，老師傅講的可全是有根有據的，就是他不知道這是科學原理罷了。第二天，我把本子帶去，對師傅說：

“您昨兒說的，書上也有的，您瞧，書上是這麼說的……”

“對，我平日就知這麼做，可不知道它的道理。”

我算找着了跟老師傅學習的竅門了。我把它傳給別的徒工們。

我說：我雖比大家早來幾個月，可是剛來的時候，也跟大家一樣，幹活老沒勁，整天三心二意的。所以半年一晃過去，也沒學到什麼。我又說：徒工只要取得老師傅的信任，就能學

到東西。

我這話不是空話。就拿我自己來說，才訂了兩個月的師徒合同，我親手做的第一顆螺絲就用在機器上了。你不知道我那張學義師傅有多好，多關心我。不管教什麼，他總是叨唸半天，比劃又比劃。說完，就叫我試活，他就站在邊兒上看。我做壞了，他也不發脾氣，總是耐心講。

我跟這樣的老師傅在一起，還有什麼學不會的呢？那一年，兩次提前完成師徒合同上規定的學習內容。鏟雙頭截門桿，需要半年多才能學會的，我只學了兩個月。要不是老師傅的幫助，哪能學得那麼好？

去年，領導上要我到技術學校去講課，那一段日子可真困難。我能有多少文化，能給老師傅講檢修質量標準，講運行原理？可是這是任務，不行也得幹，我就在每天晚上找參考書，做筆記。頭一天上課，我準備了十張紙，打算講兩個鐘頭，沒想到一個鐘頭還不到，就完事了。剩餘一個鐘頭，怎麼辦呢？聽課的老師傅就起來做補充。

我站在講台上，滿頭的汗直流。老師傅們笑着說：

“小潘呀，你累了，歇會吧。”

我心裏想：我能到這台上來，講點技術，還不都是黨培養的、老師傅教的，老師傅教我，不知化了多少工夫哩。難道我連這點困難也克服不了嗎？

鑽、擠、學三字寶

一個年青人總有一個志願，一個理想。

我自然也有一个理想，就是当一个人民的工程師。

那还是一九五一年底，我在報上看到一位工人寫的文章，說爭取十年以後当个工程師。他的話像股風，把我心眼兒裏的火苗給煽着了。我當時就想：我潘燕生今年才十七歲，過十年也才二十七，現在下決心還不算晚。我也來兩個五年計劃，努力爭取做工程師的工作，為祖國的社会主义建設事業多做點事。

“還不光是工程師，”我對自己說，“还得加上‘紅色’兩個字，做一个紅色的工程師！”

要做一个紅色的工程師，不是說說玩玩就算了的。得加緊兩方面的學習：既要加緊政治學習，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，又要加緊業務學習，提高自己的業務技術水平，才能当得起紅色工程師。

我把这个秘密，跟黨、團的組織談了。同志們都鼓勵我，願意幫助我學習。可是說來說去，學習終究要靠自己，靠自己自覺的鑽研，別人再熱心也代替不了你的。

劉德珍師傅告訴我一個竅門：

“你要進步，記住三个字：鑽，擠，學。鑽進去，擠時間，努力學。”

他的話，我一直牢牢地記在心里。这三个字真是三件法宝。在廠裏，自己就得抓緊時間，哪怕一分鐘也不要放鬆。我是用什麼時間學物理、學三角的呢？用什麼時間學蘇聯專家的講義的呢？還不是利用中午休息和晚上的時間？古語說得好：事在人为。時間這傢伙就像一匹野馬，你抓得緊，它就服

服貼貼地跟你走；你手一鬆，好，連你自己也不知道會被它帶到哪兒去了。

一九五二年年底，我光榮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。那時候，我還擔任團支部副書記。黨和團的工作，要佔去不少時間。可是我能不做嗎？這是黨的工作呀！黨正是要在各種工作中，從各方面來培養鍛鍊一個青年的。再說，要做一個紅色的工程師，不僅要懂得技術理論，還要善於組織羣眾，把羣眾團結在黨的周圍，黨難道需要一個光桿子的工程師嗎？

除了這些，我也抓緊一切可以學習的機會。幹什麼我就學什麼。

比方說：在一九五二年一月裏，領導上分配我去做透平油再生的工作，透平油再生就是處理廢油，讓它恢復使用。我的工作推油桶和放油，人家全說這是又髒又累又學不到技術的活，一不小心還會被硫酸燒壞衣服。我想，只要鑽、擠、學，總會學到東西的。白天我就在油桶堆裏轉來轉去；晚上，就去找化驗技術員，向他請教；他說一點，我就掏出小本子記一點，記完再整理一下，請他再看看記錯不——因為我從來也沒學過呀！一個多月過去，工作做完了，我也學到了透平油的再生基本原理和方法。

再有一回，大修一座發電機，有些汽葉片要委託城裏別的廠做磁力探傷試驗，這些事本來也輪不上我幹。可是，領導上恰巧給我送取汽葉片的任務，我就抓住這機會看着人家怎樣做試驗了。看一回，看兩回，還看不懂，多看幾回，好像就有點名堂；人家一下班，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趕上去問，他們也詳